

中國文學流派精品賞析叢書

活法為詩

錢志熙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22)

黃庭堅

徐孺子祠堂	(24)
次韵裴仲谋同年	(28)
春近四绝句	(30)
和答登封王晦之登樓見寄	(33)
夏日夢伯兄寄江南	(34)
晚起臨汝	(36)
過平與懷李子先，時在并州	(38)
呻吟齋睡起五首呈世弼(選一)	(39)
次韵外舅喜王正仲三丈奉詔相南兵， 回至襄陽驛，舍驛馬就舟見過(選一、三)	(41)
臨河道中	(43)
汴岸置酒贈黃十七	(45)
題落星寺嵐漪軒	(47)
贛上食蓬有感	(48)
次元明韵寄子由	(51)
上大蒙菴	(53)

登快阁	(54)
观王主簿家醕醕	(57)
过家	(58)
送王郎	(61)
次韵吴宣义三径怀友	(64)
寄黄几复	(66)
以小团龙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为戏	(68)
次韵清虚	(71)
次韵王荆公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72)
奉和文潜贈无咎，篇末多以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為韵(选三)	(74)
双井茶送子瞻	(77)
次韵子瞻和子由觀韓干馬因論伯時畫天馬	(79)
次韵子瞻題郭熙画山	(81)
次韵王定國揚州見寄	(84)
題竹石牧牛并引	(86)
次韵答曹子方杂言	(88)
同元明過洪福寺戲題	(91)
六月十七日登寢	(92)
贈陳師道	(94)
老杜《浣花溪圖》引	(96)
題大云倉達觀台	(99)
竹枝詞二首	(101)
和答元明黔南贈別	(102)
次韵黃斌老所画横竹	(104)
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选二)	(107)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為之作咏	(110)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112)
自巴陵略平江、临湘入通城，无日不雨。至黄龙	
奉谒清禅师，继而晚晴，邂逅禅客戴道纯款	
语。作长句呈道纯	(114)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韵	(116)
武昌松风阁	(118)
次韵文潜	(120)
鄂州南楼书事四首(选一)	(124)
宣阳别元明用觴字韵	(124)

陈师道

别三子	(127)
寄外舅郭大夫	(130)
城南寓居二首(选一)	(131)
和豫章公黄梅二首	(133)
九日寄秦观	(134)
示三子	(136)
雪后黄楼寄负山居士	(138)
次韵李节推九日登南山	(140)
巨野二首(选一)	(144)
除夜对酒赠少章	(145)
次韵答秦少章	(147)
舟中二首	(150)
古墨行	(152)
次韵无斁雪后	(155)
次韵春怀	(157)
河上	(159)
和魏衍闻莺	(160)

寄泰州曾侍郎肇	(162)
秋怀四首(选二)	(163)
绝句四首(选二)	(166)
早起	(168)
春怀示邻里	(170)
和寇十一晚登白门	(173)
谢赵生惠芍药三绝(选一)	(175)
家山晚立	(176)
寒夜	(178)
宿合清口	(180)
寒夜	(181)
宿齐河	(183)
元日	(185)
登快哉亭	(186)
湖上晚归寄诗友(四首选一)	(188)
题明发《高轩过图》	(189)

潘大临

吴熙老所藏《风雨图》	(193)
江上晚步(四首选三)	(196)

谢逸

怀李希声	(202)
中秋与二、三子赏月，分韵得“中”字	(204)
送董元达	(206)
闻徐师川自京师归豫章	(208)
寄饶葆光	(211)
春词(选三首)	(213)

饶 节

戏汪信民教授	(215)
山居(二首选一)	(217)
息虑轩诗	(218)
岁暮	(220)
冬日书谢氏园壁	(221)
次韵答吕居仁	(222)
山居杂颂(选一)	(225)
祖 可	
书余逢时所作山水(二首选一)	(226)
绝句	(227)
善 权	
山中秋夜怀王性之	(229)
洪井	(230)
洪 朋	
写韵亭	(232)
宿范氏水阁	(234)
独步怀元中	(235)
洪 兮	
次山谷韵(二首选一)	(237)
道中即事(八首选一)	(239)
洪 炎	
次韵公实雷雨	(240)
汪 革	
寄谢无逸	(242)
谢 莲	
寒食出郊	(244)
喜晴	(245)

惠 洪

- 西斋昼卧 (247)
余自并州还故里，馆延福寺。寺前有小
溪，风物类斜川，儿童时戏剧之地也。

尝春深独行溪上，因作小诗 (248)

晁冲之

- 复以承晏墨赠之 (250)
夷门行赠秦夷仲 (252)

李 彭

- 春日怀秦髯 (254)
阻风雨封家市 (255)

徐 俯

- 次韵可师题于逢辰画山水 (257)
春日登眺游宝胜诸寺且观名画 (259)
春日游湖上 (260)

韩 驹

- 题李伯时画《太乙真人图》 (262)
十绝为葛亚卿作(选二) (263)
代妓送葛亚卿 (265)
和李上舍冬日书事 (266)
夜泊宁陵 (267)
抚州邂逅彦正提刑，道旧感叹，辄书长句

奉呈 (269)

吕本中

- 宿州初暑 (271)
春日即事(二首选一) (273)
春晚郊居 (275)

海陵病中五首(选一)	(277)
次韵尧明见和因及李萧远五首(选一)	(278)
西归舟中怀通泰诸君	(280)
丁未二月上旬四首(选二)	(282)
赠范信中	(285)
夜坐	(287)
追记昔年正月十日宣城出城至广教	(290)
木芙蓉	(291)
柳州开元寺夏雨	(292)
高安道中有怀故人李彤	(294)
春晚	(295)
野岸	(296)
兵乱后自嬉杂诗二十九首(选六首)	(297)

曾 几

题黄嗣深家所蓄惠崇《春晚图》	(307)
汪博仁教授即官舍作寄,予以“独冷”名之	(309)
独青亭	(311)
夕雨	(313)
雨夜	(314)
仲夏细雨	(315)
悯雨	(317)
岭梅	(318)
大藤峡	(320)
归途	(322)
雪中,陆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	(323)
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雨有作	(325)

挽韩子苍侍制	(327)
过松江	(330)
宜兴邵智卿天远堂	(331)
雪后梅花盛开折置灯下	(333)
曾宏甫分饷洞庭柑	(335)
九日	(336)
三衢道中	(337)

陈与义

题刻路宣义风月堂	(339)
次韵周教授秋怀	(342)
题牧牛图	(345)
风雨	(346)
北风	(347)
襄邑道中	(349)
秋雨	(350)
题许道宁画	(352)
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选二)	(354)
十月	(356)
次韵乐文卿北园	(357)
钱东之教授惠泽州吕道人砚为赋长句	(359)
道中寒食二首(选一)	(361)
中华道中二首	(363)
清明	(365)
春日	(365)
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绿阴生昼静”赋诗	
得“静”字	(367)
雨晴	(369)

送王周士赴发运司属官	(371)
试院春晴	(373)
试院书怀	(376)
对酒	(377)
雨	(379)
邓州西轩书事十首(录二)	(380)
登岳阳樓(二首选一)	(382)
巴丘书事	(383)
晚步湖边	(385)
居夷行	(387)
除夜	(389)
咏水仙花五韵	(390)
陪粹翁举酒于君子亭,亭下海棠方开	(393)
春寒	(394)
城上晚思	(395)
次韵尹潜感怀	(396)
立春日雨	(398)
伤春	(400)
雨中再赋海山樓	(401)
渡江	(402)
夙兴	(404)
怀天经、智老因访之	(406)
牡丹	(408)

前　　言

—

江西诗派的存在，是由南北宋之际的诗人吕本中第一次指出的。他作了一个《江西诗社宗派图》，以黄庭坚为该派宗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𬭚、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覩、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等二十五人，认为他们“虽体制或异”，但“所传者一”，源流都出于黄庭坚（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尽管吕氏为突出“江西宗派”这一概念而过分强调了传承关系，相当程度地忽略了这些诗人在艺术上的其他渊源和他们中有些人的独创性，并因此而招致异议。但是，他认为存在江西诗派这一基本看法，还是很快被时人所接受。如与吕氏同时的另一南北宋之际重要诗人曾几，作诗赠人云：“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另一首诗提到陈师道时也说“豫章乃其师，工部以为祖”。曾几的观点显然受到吕本中《宗派图》的影响，并且强调杜甫对江西诗派的影响，开方回“一祖三宗”说之先声。

南宋诗坛上，江西诗派这个概念被普遍接受，一

些人还在吕氏《宗派图》的基础上补添他们认为应该属于该派的作家。如赵彦卫《云麓漫钞》将吕氏本人列入派中，刘克庄又将曾几归属该派（见刘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七《茶山诚斋诗选》），严羽《沧浪诗话》认为陈与义“亦江西之派而小异”。又南宋淳熙年间程大昌刊刻江西诗派总集，诗人杨万里为其作序，并提出认识江西诗派“以味不以形”的重要观点。其后，刘克庄又作江西诗派总序和派中各家的小序，第一次对江西诗派作了比较系统的评论。宋末元初的方回选评《瀛奎律髓》，对江西派诗人推崇备至，提出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的说法。他还有老杜为祖，黄氏、二陈及吕本中、曾几这五家为“诗之正派”的说法。上述的补添成员、刊刻总集、评论作家、确立宗祖，都是对吕氏《宗派图》的发展。

江西诗派在南宋诗坛的影响是很深入的，正因为这样，给我们确定该派的成员和它的存在时期带来一定的困难。考虑到“诗派”的应有涵义，我们还是综合采取上述南宋诸家的观点，认为江西诗派是存在于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的一个诗歌流派。

二

要研究江西诗派的形成原因，我认为首先应该着眼于宋诗发展的整个历程，尤其要了解元丰、元祐时期的诗歌创作高潮与元祐之后诗派产生的内在关系。

从总体上看，宋诗是渊源于唐诗的，但唐宋之间隔着一个五代十国时期。尽管我们今天研究文学史的

人已经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部真正科学的文学发展史，在确定文学的发展、演变的阶段时，要尽可能从文学史自身寻找依据，而尽量排除其他的史学形态如政治史的外在形态（王朝更替等）的干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像王朝更替这一类政治史或社会史的外在形态，其与文学发展并不仅仅只有一种外在的、并行的关系，而是在这类外在形态之下往往有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实质性变化，从而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家特别重视王朝、世运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虽然不排除有以王统、道统凌驾于文统之上的谬误意识，但也包含着对文学发展与历史发展关系的真理性认识。像五代十国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间隔于唐宋两代之间，其对唐宋两代文学的承变关系的影响，决不仅仅只是一个纯粹的时间间隔，而是造成宋文学新起点的首要前提。何况五代时期自身也是一个有着一定相对独立性的文学史时期，它对宋文学也有影响。当然这个问题已经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我们只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五代是一个历史的大滑坡，尽管在这个大滑坡时期文化上仍有上升、发展的成果，但诗学和诗歌创作本身却确实是沿着晚唐以来的某些不佳态势继续滑易，成为诗史上的一个低谷。当然这里并不包括五代时期新兴曲子词。因为这个原因，促使宋代诗人的这样一种观念，走出五代时期的低谷，跨越它，追求与唐代诗歌接武。对于前期的晚唐体、西昆体、白体等流派的诗人来说，似乎还并没有明确地形成在唐诗之外另创有宋一代诗歌的意识，所以

只满足重现某类唐诗的风格。自觉创造宋诗时代风格的创新意识是北宋中期和后期出现，从外在因素来看，它也是盛宋时期社会及文化的发展高潮促成的。庆历前后是宋诗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舜卿等重要诗人。这个时期的诗歌革新是跟同时的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士人群体独立意识增强、政治革新等外在因素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使这个时期的诗学和诗歌艺术，文化的因素过于突出，而诗歌艺术自身的主题却相当程度地被忽视。我们通常所说的宋人以理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文为诗，从它们的消极的一方面来看，最突出的表现正在庆历前后的诗坛上。从艺术风格、审美趣味来看，这期的诗歌革新，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唐韩、孟等人为代表的诗歌革新派在北宋诗坛的延续。说到底，仍然带有前期诗人以重视唐诗、形似唐诗为满足的意识。只是因为此期诗歌完全是新的文化素养灌输成的，所以其成就大大超越了前期。这其中梅尧臣也许是个例外，他比同期其他诗人更自觉地摆脱了某些文化因素的干扰，更多地往诗歌艺术自身的发展道路上探索。这也许正是后来黄庭坚、陈师道和其他江西诗派更多地接受梅尧臣的影响的原因。而梅诗的清切、古硬、幽微等风格特征，及其“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写作原则，几乎完全被江西诗派所接受和发展。

宋诗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在元丰、元祐时期。它不仅是北宋诗歌史的高峰，也是中唐元和、贞元之后的又一诗歌盛世。其代表作家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

陈师道等人。这一阶段的诗人们，既最大程度地接受了自中唐以来诗歌革新的艺术成就，又对它进行了反思，自觉克服革新诗派在诗学观念和具体创作实践上的偏差。同时，这一时期的诗人放弃了对唐诗进行局部模仿的作法，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唐诗领域，也广泛地吸取唐诗之前的诗歌艺术传统，采取融合百家而自成一家的发展道路。这跟这时期的整个士大夫学术文化普遍追求“极广大而致精微”的境界是一致。苏轼赞王安石在思想和学术上能“兼祧百家，作新斯人”，正反映这时期文化各领域代表人物的气魄。从诗歌领域来看，最自觉最努力地走这一道路的正是江西派宗师黄庭坚。对此，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有精辟的分析：

国初诗人，如潘、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刘则又专为崑体，故优人有寻扯义山之诮。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勤苦锻炼而成也。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支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磨，不易之论也。

但是，刘克庄没有意识到，黄庭坚荟萃百家、自成一家的艺术成就的取得，以及他之所以能成为江西派的宗祖，这些现象不能从黄氏个人那里寻找解释，而是要将黄氏的成就放在

就放在元祐诗歌高潮的整体中来考察其成因，从整个北宋诗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寻找黄氏诗歌艺术出现的某种必然性。当然，这样说丝毫没有忽视黄氏个人的各种因素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想指出这个简单的事实：黄诗的变体、创新的价值如何，是后世诗歌评论家们争执、歧异最多的一个问题，全面否定黄诗的学者，也不乏人在。但是在黄诗产生的时代，黄诗是得到诗坛上的广泛接受，是受到当时整个诗歌界的鼓励的。这反过来证明黄诗符合当时诗坛的整体倾向，这当然也是后来江西派选择黄诗为艺术典范的基本前提。

宋诗发展经过了庆历前后和元丰、元祐这样两个高峰，其时代风格已经形成，并出现了自身的诗歌艺术系统及典范作家。尤其是第二个高峰，使宋诗臻于全面的成熟。此后的诗人在艺术继承和发展上有了自己时代的立场和基础，可以通过同时代典范作家的艺术去认识、接受诗史。而在元丰、元祐诗歌高潮之后，如何继承这一高潮的艺术成就，也是摆在元祐后登上诗坛的那一辈诗人面前的基本问题。高潮产生了站在艺术峰巅上的一些典范作家，高潮之后的追随者们不可能以比诸大家更大的才华和学植、功力来融合诸大家，所以客观上只能走上各自选择艺术典范的发展道路。元祐诗人苏轼、黄庭坚都是典范，陈师道虽然艺术

上不及苏、黄广博，但其在局部的精深造诣，也具有典范的价值。其他元祐诗人如张耒、晁补之、秦观等名家，在艺术上也有局部的典范价值。从元祐以后的北宋末、南宋初，乃至整个南宋时期的诗坛情况来看，上述作家（当然还应包括王安石及欧、梅、苏）都曾在整体或局部成为后来诗人的效法对象。这正是南宋诗坛流派纷纭的一大原因。无疑，至少从江西诗派的形成历史来看，我们可以说，黄庭坚和与他旨趣相近的陈师道，在元祐后到南宋前期这段时间内，在被选择作为典范这方面，频率最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已经是研究江西诗派产生的正面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出现江西诗派，是宋诗高峰之后、宋诗成熟之后的一个现象。这反映了文学史演变的某种规律，在文学流派的形成方面也有一定的典型性。假如从继承前人的方式来看，我们可以说，黄庭坚和其他元祐大家的继承方式是融合式，而追随他的一些江西派诗人，则是“选择式”的，也表现了相当程度的模仿性。当然，这一派诗人有时也走上了另一极端，即为了求自立，放弃了对古人和前辈典范作家的继承，走向艺术上的滑易和率浅，局部地方重蹈了五代、宋初诗风中的陋习。